

土龙山惨案

土龙山地区惨案

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协文史办

1934年3月10日，土龙山暴动农民在白家沟打死日本关东军饭塚大佐以后，日军对土龙山地区各村屯的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烧杀。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大小房屋1000余间，杀戮我无辜同胞1100多人。粮食70余万斤，死伤牲畜290余头。自3月12日起，日军用机枪扫、刺刀捅、战刀砍头、劈脑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多样的方法杀害我同胞。现将日军自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后，对土龙山地区各村屯逢人便杀、见房就烧的事实经过，分别由当时的见闻者回忆如下。

血洗北半截河子

吴 和口述

1934年3月12日早晨，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孟家岗）开拓团守备队，前面以3辆汽车开路，满载日本兵，带着机关枪、迫

击炮等武器，马队在后面，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先到后居园屯开始烧杀，屯里20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人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堆都用火点着了。我那时才12岁，家住前居园屯，在院子里望见后居园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我们屯子的人，都逃到前面小门傅家（现在的六分村）去了。

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接着血洗了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现在的团结村）、兰四先生（现在的曙光农场一分场）等村屯。把村子里人杀光、房屋等烧光。尤其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用机枪扫射打死。

日军这次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同胞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一百七八十头。

对五保地区的烧杀

调查人 徐万福 尚属歧口述

徐万福说，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斂饭探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的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禾垛。赵廷禄的三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足有四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扬、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闾运章说：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梁××、梁××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把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都烧光了。

血洗九里六屯

梁秀文 许庆 李福中口述

梁文秀老人说：我今年55岁，父亲当年是土龙山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常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罪行。

1934年3月10日，土龙山事件之后，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紧缩的心稍有平息。可就在刚刚通车的3月19日这天早8时许，从阎家方面来了3辆日军军车，前2辆停在屯里饭馆门前，后1辆停在屯子边上，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驻守在屯子里的抗日民众救国军后卫部队井龙潭团和屯里的大排队，共100多人，都上买卖铺孙启元家的炮台上，乘敌人下车时，一枪一个，把鬼子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只因没有重武器，屯边那辆车没被打中要害，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

下午2时许，敌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开始了大反扑。战斗直打到半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抗日民众救国军在大排队的掩护下，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冲进屯子，开始血洗。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全屯顿时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甚至被打伤还有口气的人，也要捅上一刺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炕洞里的人也被掀出来，用刺刀捅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房子全部被烧毁，被害群众600多，尸横遍地，到处是血，惨不忍睹。

许庆老人说：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二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2点多钟我听见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

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坡上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三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他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我今年已76岁了，下九里六屯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

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声，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朱家12口人死得更惨，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被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都被日军用刀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人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尸首能认出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就一起埋掉。

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上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南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块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当时的九里六，分上九里六（现在的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现在的阎家乡老街基南二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二百多户人家，好几条大街。正街两

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行业门市。日军对九里六的血洗，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被杀群众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一百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偌大的集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

对老张乡屯的烧杀

张洪仁口述

1932年日军侵占我家乡（土龙山五保老张乡屯）的时候，我家是拥有100多垧地、41口人的大户。

1934年旧历腊月的一天，抗日军“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率部在大洼与日本开拓团吉田带领的守备队打了一仗。下午两点多钟，“明山队”退到老张乡屯（现在的五道岗乡兴中村），屯里早已关门闭户。我父亲见是抗日队伍，忙将他们让进院里，还给他们准备了饭。正在吃饭时，日军的6辆汽车追上来了，“明山队”在队长指挥下，又与日军战斗到天黑，才砸开后墙撤走。日军砸开院门一看，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将37间房全用火点着。躲在屋里的张作喜19岁的瞎姑娘和两匹耕马被活活烧死，并烧毁粮食14万多斤。日军又到前屯把张万财的父亲、何老九和他的嫂子抓来都用刺刀捅死了。

三天后，这帮日本兵又来老张乡屯，看见老张家还剩一间西厢房没被烧完，又用火点着。找老张家的人没找着，到屯西头赵金家，把他家3个扛活的长工傅友、“帮赵”、小木子3人抓起来，问老张家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谁也不说，吉田说他们“统统是马胡子”！一刀一个全砍死了。

对爱国志士的残酷迫害

王金有 宋裕光 尚春岐口述

太平镇是伪满土龙山区的政府所在地，自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以后，日军除对这一地区进行疯狂报复外，在太平镇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除守备队外，还在镇上设立了警察署，在荣家、东袁家、肖正、金沙河等6村屯，都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在盖家、孙财等5村屯，设立了警察分遣所。专门打探抗日部队情况，搜捕我爱国人士。

王金有说：当时我伯父王景全是中共金区（现在的金沙乡）书记，我八叔王景贵是抗日救国会会长，我父亲王景海是抗日救国军的连长，母亲王李氏是救国会的妇女主任。1937年（康德4年）旧历腊月上旬的一天，已是下午2点多钟，由特务王富领着太平镇守备队的几十个日本兵，乘一辆汽车进屯就将李家院套围住，把我伯父、父亲、八叔都抓走了。在太平镇押了一个多月，又把他们押送到依兰县宪兵队关了两个多月。后来把我伯父和父亲扔到依兰大江里去了，把我八叔押送到长春。祖国光复前，他病死在监狱里。

宋裕光说：1938年（康德5年）的秋天，从千镇（现在的桦南镇）来了守备队的几名日本兵，到金沙乡新立屯把孙来有、张殿文、艾××、吕××4个人抓到太平镇，硬说他们“通匪”。进行严刑拷打，他们啥也说不出来，一个日本人最后说：“他们统统的不是好人。”把他们4个人枪毙了。

尚春岐说：土龙山镇的四合村里，当时有两名抗联的联络员，一个叫王景阳，一个叫温继亮。1939年（康德6年）旧历七月下旬的一天，太平镇守备队的几名日本兵，由警察署一个

姓潘的特务领着，到四合村将他俩抓了起来，押到警察署，经过几次严刑拷打，没有从他俩口中捞到任何东西，就把他俩押送到长春。不久被日本人扔进狗圈让狗吃了。

洗劫韩国文院套

马龙江

1934年3月11日的下午，听说一支日本骑兵队已开往孟家岗，要和那里开拓团的守备队来血洗土龙山。于是我们这一带的那小店（现在的八虎力车站）、张麻花、桑殿荣、双汉屯、火烧沟、马青山、刘海楼等十几个村屯的乡亲们，连夜套上大车，往北半截河子（现在的曙光农场二分场朝阳屯）一带跑。当晚，大部分人集居在韩国文院套。韩国文当时是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院子里都是用炕席搭成棚的大车，有的还在棚里生了炭火盆，院里院外停了60多辆车。

3月12日是旧历的正月二十五，快到二月二了，这些逃难户，还想在难中过个龙头节，讨个吉利。家家都利用屋内屋外所有的锅灶，轮班蒸干粮、煮饺子。刚过晌午，日本兵来了，前面是3辆大汽车，满载兵员和枪炮，后面是马队。手无寸铁的逃难人们惊慌失措，煮好的饺子也顾不上吃了，有的忙着套车逃跑，整个大院顿时人喊马叫乱成一团。韩国文见此情形忙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十多棵，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罢，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距离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

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地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在前头的不知是谁家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里。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枪更得把了，“哒哒哒哒”爆豆似地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中也都倒了下去。只见韩国文的弟弟骑上一匹快马，朝西面王乃花屯跑去，去求驻在那里的大排队赶来救援。东南和西南两个炮台里有快枪，他们还不错，一气撂倒了十来个日本兵。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东南炮台顶上，炮台炸塌了，人守不住了。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南边离炮台较远的地方，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啪！”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梁川上（地里的高粱秸，那时还没拉回去）。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

这次韩国文院套遭日军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六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只剩一口气的人，还在呻吟。这次惨遭日军杀害的无辜同胞有60余户的216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